

淘汰邊緣

那天以後，基隆港在記憶裏，除了船啊，海水啊，綿密的雨外，還增添了一層令我悸動不安、揮之不去的陰影。

怎麼會說這樣的話？

是的，就有人說「他們有種的話，爲什麼不效法李師科？」妳說，將來如果再發生幾件類似李師科的案子要怎麼辦？等出了事情，好了，都來了，都緊張了，請一些學者名流開會，放馬後炮。李師科還沒有到絕路的時候就做那種事，現在把我們逼上絕路，我雖然不會搶銀行，別人會不會這樣做我不敢保險。我們是將心比心，今天就是總統在旁邊，我也敢這樣講。我要把內心的話講出來，讓妳了解我們的苦衷。

來到飄雨的碼頭，那頓難受的午餐尚未消化。他們每個人的神情是那樣焦灼，落筷那樣遲滯，却不顧勸阻地不斷往我碗裏夾菜。

我們退伍軍人自卑心非常重，好像什麼都不如人，有話放在心裏也說不出來。可是現在威脅到生活，不想辦法不行了。民意代表、輔導會我們都找了，也打電話給省府主管，一下就讓祕書擋掉。妳在學術機關做研究，也許可以為我們反映問題。上面說這是政策，我們怎麼敢不支持？可是，淘汰馬達三輪車之後我們要怎麼生活？開了幾次協調會，年紀輕的可以輔導轉業，但他們說沒法給我們這些五、六十歲的安排工作。我們一個人的生活還好解決，年齡再大時可以申請去榮家。可是家裏小孩還在上小學、中學，要怎麼辦？一部車給三、五萬收繳費，兩個月就用完了，那時找不到工作，去自殺還是去搶銀行？逼上梁山嘛，要死也得死得轟轟烈烈。

碼頭邊停泊著一艘船，幾台馬達三輪車忙碌地進出船艙，把貨物載往倉庫。

車子的確不美觀，黑黑舊舊，發出不悅耳的聲音。車上的人見到我，疲累的顏面擠出笑容。他們辛苦爭取的，是這樣一份單調而且漲退潮時有危險性的工作。

其實用不著政令淘汰，自從光潔龐然的貨櫃車出現，基隆碼頭的馬達三輪車數量銳減，目前只剩下五十部左右，分成數班，輪流在碼頭運送散裝貨物。車主大都是歷經戰亂的退伍軍人，現在他們和車子一樣，都在淘汰邊緣掙扎。

我們的三輪車的確對國家的外貿有過貢獻。經濟最景氣的時候，你說要趕，請碼頭工人搬，幾天幾夜都搬不完，但是我們的車子兩天能裝一千多噸，貨船就可以順利開走了。累是很累，我們曾經七、八天在碼頭上沒睡過覺，一幹幹一、兩萬噸。現在工作量少了，可是每個月平均還可以工作二十天，收入一萬多，家裏大大小小的生活勉強能維持。以後工作量再減少，我們年紀再大，自然會淘汰。那時孩子也大一些，比較放心。我們當年退下來自謀生路，沒拿幾個錢。如今在基隆港區工作十幾二十年，和港務局沒雇主關係，拿不到一元退休金。現在說我們的車子是落後車輛，要淘汰。事實上，碼頭上裝運散裝貨物還是很需要這種車子。妳別看我們的三輪車外形簡陋，却比小貨車載重量高，而且迴旋方便。我們還有意志力，還有力氣工作，不需要別人接濟，政府為什麼要剝奪我們的工作？

淘汰的日期逼近，基隆市府答應為港區工作的馬達三輪車從業人員舉行一次協調會。

協調會前夕，港都夜雨落不停。濕淋石階邊的違建倔強地攀附著山坡，遙望基隆港口和見不著的彼岸。他們的家就散佈在這樣的地區。

我們退伍以後孤家寡人，總希望有個伴侶。中國人都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想法。但是現在想想很後悔，當初如果不結婚，那什麼也沒有，一個人好辦。我們最近心理非常不平衡，一直想到目前、未來。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家小的問題。我家裏有三個孩子，他家裏有五個，有的孩子還抱在手裏。聽起來好笑，想起來很悲哀，真的，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每次協調會他們不管你講什麼，反正要淘汰就是要淘汰。你看上面回覆的公文說「開會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收購，未見有人堅持不同意。」我們讀書不多，對我們這些人耍文字遊戲太沒道理了。在上面的人地位高、視野廣，也許認為我們的想法太狹窄。但是我們看的不一定不對。我們的青春都給了國家，到晚年，我們沒找國家，自力維生已經很厚道了，還要受這種苦。現在不讓我們工作，關係

到生死存亡的問題能不提出來嗎？說得不好聽，我們政府官員有時好高騖遠，不考慮實際情形，強硬執行。雖說是我們一小羣人的問題，出了事就是社會問題了。

●

協調會結束，他們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來，以為事情有了轉機。省警務處的專員表示，淘汰馬達三輪車主要是爲了維護市區的交通，只要港務局同意三輪車在港區行駛，可以不收繳。港務局代表說，收繳三輪車本來就是省方的政策，他們是照政策行事，只要省方不收繳又不要求港務局接收這批人員車輛，自然可以讓馬達三輪車照常碼頭工作。

好像沒有問題，怎麼又有問題了呢？因爲協調會畢竟是協調會，沒有決策效力。還是在打太極拳，圓圓的，找不到頭，沒有始也沒有終，會議記錄發出就無聲無息了。

沒有答覆，沒有指令，等、等、等……收繳的限期到了。

是啊！我們的牌照都繳了啊！妳知道嗎？昨天差點出事了。有兩、三百個開馬達三輪車的跑到基隆市府把門堵起來，要找市長談判，還出動了警察維持秩序。我們在碼頭工作，沒有去。那些接受輔導轉開小貨車的，也還沒拿到駕照和貸款。

現在就禁止開三輪車，生活要怎麼辦？昨天雖然達成協議暫緩取締，但報上登著「馬達三輪車劫數難逃」。這些天我們都很忙，碼頭方面裝卸貨物實在需要我們。我們不敢多想，能賺一天就賺一天。妳問三輪車繳了怎麼還有車？不瞞妳說，大家都是這樣的，買部破爛不堪的繳上去，向政府拿個三、五萬收購費。否則自己好好一部車子怎麼會只值三、五萬？我們當初買部新的要十幾萬。去年監理所還要我們花不少錢把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汽油馬達改成柴油馬達。唉！政府這樣辦事情我們實在很難過，吃虧倒楣的是國家啊！我們用自己的勞力吃飯，不想給國家社會增加麻煩，這種心意他們怎麼不明白呢？

基隆濛濛的碼頭呀！三十出頭的好友林君，在一個雨夜被碼頭內急駛的貨櫃車撞死，沒有人會因交通安全的理由禁止貨櫃車行駛。馬達三輪車却不一樣，它們不好看、不現代，因此有礙交通，危害安全。人老了要退休，東西舊了要淘汰，這是生存競爭的定律。可是退而不能休，不能安，就像隨處散置炸藥，輕輕一觸就有爆炸的危險。生於基隆，死於基隆的林君曾說：「我這顆時常敏感的心靈是多麼煩憂，我們此刻是在為後輩造蔭還是造孽？」

那天以後，基隆港除了船啊，海水啊，綿密的雨外，還增添了一層令我悸動不安、揮之不去的陰影。

（原載於74年4月2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